

· 古典珍藏本 ·

昆虫记 全集

The Records about Insects

[法]法布尔/著 肖遥 等/译 飞思少儿科普出版中心/监制

卷八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 古典珍藏本 ·

昆虫记 全集

The Records about Insects

[法]法布尔/著 肖遥 等/译 飞思少儿科普出版中心/监制

卷八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昆虫记全集. 第8卷 / (法) 法布尔 (Fabre, J.H.) 著; 肖遥等译.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121-14503-2

I. ①昆… II. ①法… ②肖… III. ①昆虫学—普及读物 IV. ①Q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8060号

责任编辑: 郭 晶

特约编辑: 刘 欢 刘红涛

印 刷: 三河市双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装 订:

出版发行: 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 720×1000 1/16 印张: 19.25 字数: 431.2 千字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 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联系及邮购电话: (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s@phei.com.cn, 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 (010) 88258888。



目 录

第一章	花金龟的生活史	/005
第二章	征税官豌豆象	/023
第三章	豌豆象的后代	/034
第四章	关于菜豆象的速写	/043
第五章	真蟋的家庭“美德”	/058
第六章	猎蟋的生活习性	/075
第七章	隧蜂部落与寄生蝇的殖民地	/089
第八章	充当门卫的老隧蜂	/105
第九章	无性生育的问题	/122
第十章	蚜虫的瘦	/138
第十一章	蚜虫的迁徙	/154
第十二章	蚜虫的婚配与卵	/164
第十三章	蚜虫的开发消费者	/172
第十四章	绿蝇蛆虫的进食	/187
第十五章	麻蝇的变态	/199
第十六章	腐阎虫与其他葬尸虫	/210
第十七章	珠皮金龟的口粮	/222
第十八章	符合几何学的昆虫创造力	/231
第十九章	胡蜂的实验档案	/243
第二十章	胡蜂的实验档案（续）	/259
第二十一章	蜂蚜蝇的职能	/270
第二十二章	圆网蛛的捕猎与育婴方式	/284
第二十三章	黑腹狼蛛的弱智行为	/298

· 古典珍藏本 ·

昆虫记 全集

The Records about Insects

[法]法布尔/著 肖遥 等/译 飞思少儿科普出版中心/监制

卷八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虫记全集. 第8卷 / (法) 法布尔 (Fabre, J.H.) 著; 肖遥等译.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121-14503-2

I. ①昆… II. ①法… ②肖… III. ①昆虫学—普及读物 IV. ①Q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8060号

责任编辑: 郭 晶

特约编辑: 刘 欢 刘红涛

印 刷: 三河市双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装 订:

出版发行: 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 720×1000 1/16 印张: 19.25 字数: 431.2 千字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 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联系及邮购电话: (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s@phei.com.cn, 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 (010) 88258888。



前言

《昆虫记》是法国昆虫学大师、文学大师法布尔贡献给世界的不可朽杰作。书中，法布尔以哲学家的思想、美术家的眼光、文学家的感受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美好世界，字里行间透露出法布尔先生对生命的热爱与尊崇。本书自问世以来，一版再版，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阅读浪潮。它不仅被看做一部研究昆虫世界的科学巨著，同时也是一部讴歌生命的宏伟诗篇，法布尔也由此获得“昆虫荷马”、“昆虫世界的维吉尔”等桂冠。在西方，这部不朽杰作在100年前已被列入大、中学教材，成为青少年必读经典。

译者

2011年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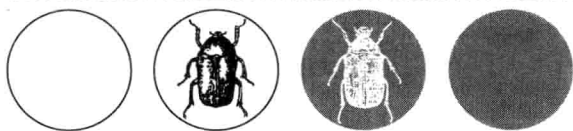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花金龟的生活史	/005
第二章	征税官豌豆象	/023
第三章	豌豆象的后代	/034
第四章	关于菜豆象的速写	/043
第五章	真螭的家庭“美德”	/058
第六章	猎螭的生活习性	/075
第七章	隧蜂部落与寄生蝇的殖民地	/089
第八章	充当门卫的老隧蜂	/105
第九章	无性生育的问题	/122
第十章	蚜虫的瘦	/138
第十一章	蚜虫的迁徙	/154
第十二章	蚜虫的婚配与卵	/164
第十三章	蚜虫的开发消费者	/172
第十四章	绿蝇蛆虫的进食	/187
第十五章	麻蝇的变态	/199
第十六章	腐阎虫与其他葬尸虫	/210
第十七章	珠皮金龟的口粮	/222
第十八章	符合几何学的昆虫创造力	/231
第十九章	胡蜂的实验档案	/243
第二十章	胡蜂的实验档案（续）	/259
第二十一章	蜂蚜蝇的职能	/270
第二十二章	圆网蛛的捕猎与育婴方式	/284
第二十三章	黑腹狼蛛的弱智行为	/298

| 第一章 |

花金龟的生活史



在我家外面，有一个深而宽的甬道种着丁香树。五月，成串的花儿把两排丁香树的花枝压得弯似尖拱形，于是这个甬道俨然就变成了一座小教堂。在温煦的清晨的阳光下，这儿正在举办一年之中最美好节日的庆典。庆典并不喧哗，看不到彩旗在窗口呼啦作响，也没有礼炮轰鸣的参与，更看不到酒后的争吵斗殴。这是平凡者的庆典，不必邀请舞会上刺耳的铜管乐，也杜绝嘈杂的叫喊声前来打扰。

我是丁香花小教堂的虔诚信众，微颤的内心激情是我的祷词，无需劳驾词语去传情达意。我宁静地在一棵又一棵树下驻足，就似轻拨慢捻祷告的念珠，我边走边望，我的祈祷化作一声声源自心头的赞叹“啊”！

在这神圣而美妙的时刻，朝圣者们纷纷赶来，它们期望得享春的恩宠饮上一口玉液琼浆。

条蜂与对它粗暴残忍的毛足蜂，在同一朵花的圣水杯内轮流浸泡着各自的舌头。昆虫中的江洋大盗和受害者友好地相邻而坐，小口地品尝，看不到它们之间有任何的宿怨。



壁蜂穿着自己黑红参半的天鹅绒服装，毛绒绒的腹部扑着花粉，使邻近的芦竹也沾上了很多粉。阳光下，尾蛆蝇嗡嗡声叫着，薄翼似云母片在闪烁发光。它们被节日里的玉液琼浆醉倒，悄悄退出联欢会，躲避到片片树影中去醒酒了。

胡蜂和长足胡蜂是一帮易怒好斗的家伙。发现这些排斥异己者向前，温和的到会者急忙躲闪到了其他地方。就连参会成员颇多的蜜蜂，喜欢箭在弦上的蜜蜂，虽然正忙着采蜜也都避开了。

这些一时疏忽的，粗短的透翅蛾，忘记了用带点鳞片的羽翼，将自己色彩斑斓的身体遮住。透明的薄纱裸露出来了，不过和穿着衣服的部分相映成趣又平添了几分姿容，朴实之中不乏富贵。

一群通身雪白、长着黑色单眼的粉蝶在翩然飞舞。它们来来去去地飞，上上下下地飞，跳着鳞翅目小虫的芭蕾舞；它们在空中你追我赶，相互挑逗、戏弄。跳华尔兹的一个演员跳累了，飞到了丁香树上小憩，在花瓶中饮着甘露。当它把吸管伸入窄窄的瓶颈吮饮时，羽翼柔弱无力地摆动着竖在背部，很快则摊平开来，不久又竖起来。

美丽的金凤蝶佩带着橘色的饰带，长着蓝色月牙形小点，同样成群结队地在花丛中起舞，可因为个头较大飞得不是很快。

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也来了，这优美的舞蹈家把他们深深地迷住了。孩子们每次伸出小手去抓，金凤蝶都灵敏地飞开，飞到远处去探测它关心的花朵制糖厂，还似粉蝶一般舞动着羽翼。假如金凤蝶的抽水机在阳光下正常地运行，假如糖浆被顺畅地吸上来，那羽翼则会软弱乏力地摆动，显示它此时非常满意。

“逮住啦！”我最小的孩子安娜欢快地叫着。不过，她抓的不是金凤



蝶，她的小手尽管敏捷，但金凤蝶却从来不会乖乖就擒，她抓到的是更博得她喜爱的小昆虫花金龟。全身金黄色的漂亮小虫，仍然在留恋着清晨的清凉中，甜甜地睡在丁香花上，完全疏忽了危险就地被擒。花金龟数量很多，不一会，安娜便逮住了五六只。我走向前干涉，不让他们继续抓了。小俘虏们被装入了一个盒子内，盒底铺着一层花褥子。再迟一些时间等到天气暖和时，把一条线系到花金龟脚上，它就会在小孩头顶上翻飞了。

这些年幼的孩子还蒙昧无知不懂事，他们显得非常冷漠残忍，哦，都是无知惹的祸。冒失的儿童，谁也没有去关心一下这个拖着小肉球的苦役犯，怜惜这个小虫的苦难，天真幼稚的儿童将施加酷刑当成了娱乐。我并不否认，自己因为经验而成熟已明白一些事情，可我也是待罪之身，我并非总能阻止此类事情发生。孩子们蹂躏小虫子是为了好玩，而我虐待小虫是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它们，可两者就实质而言又有何区别呢？为了探奇而展开的实验与缘于年幼贪玩而做的事，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分水岭呢？最起码我是看不出来。

从前，为了迫使被告招供，野蛮的人类不惜采用拷问的刑罚。当我对这些小昆虫进行观察、拷问，希望从它们身上得到某些秘密时，我难道不是和施刑者同样野蛮吗？让安娜随兴去鼓弄她的小俘虏吧，因为我正思忖着一项更“罪恶”的计划。花金龟会向我们透露部分意料不到的事儿，并且是充满趣味的事儿，我对这点很确信。我要巧设计谋令它把这些事呈现出来。自然，假如不让它吃点大苦头，它会守口如瓶的。就这样干吧，为了心爱的博物学将温和的考虑先抛到身后吧！

在参加丁香花节日庆典的宾客中，花金龟尤其值得一提，长得肥肥大大的它很方便进行观察研究。花金龟尽管长相臃肿，通身粗细差不多，身段毫无美感，色彩却很绚烂，它似黄铜一般炫目、黄金一般熠熠生辉、青



铅一般凝重，就似铸造者运用抛光机加工出来的。花金龟作为我荒石园中的常客，令我省去了奔波之苦，根本不必到处去寻访，它们是我可爱的芳邻。因为我期望每一个生灵对我所讲述的事儿都可以熟悉，因此它还具备一个优胜的条件即大家都认识花金龟，就算不清楚它的学名，最低看见它的身影都不会觉得陌生。

有哪一位不曾看到过，在一朵玫瑰花的床上，偶尔睡着的一粒绿钻石般的小虫呢？花金龟浑身的珠光宝气，让玫瑰花更显得娇艳欲滴。它慵懒地躺在惬意的花瓣、花蕊做成的香床上，被缭绕的清雅的芳香熏得飘飘然，那玉液琼浆让它恍如仙子。一束炽热的针芒般的阳光刺了它一下身子，此时，它才恋恋不舍地告别这个极乐世界，不情愿地嗡叫着飞走。

假如对它毫无所知，看见它在极其奢华的香床上那副慵懒之态，大家或许猜不到它是如此的贪食成性。在一朵玫瑰花、山楂花里，它会觅到什么美味呢？就是一小滴渗出来的甜汁。它对花瓣不屑一顾，更不会去吃叶子。它那肥壮的身子就靠这滋养，如此微量的食物竟然就够了！我深表质疑。

八月份的第一个礼拜，我将15只花金龟放到了网罩内。它们从我的饲养瓶中刚破壳而出，有着青铜色的上半身，下部分身体呈紫色，属铜星花金龟。我依据时令提供这些小家伙需要的水果，比如西瓜、梨、李子、葡萄等。

望着花金龟那样好胃口地吃喝，真是一件开心事。它们将脑袋钻入果酱内，几乎整个身子都埋在其中。贪婪的食客不再动了，任何动静也没了，就连脚尖也不挪动一下。它们在进餐，在品享美食，不论白昼还是黑夜，通宵达旦地吃；不论是在光明里，还是在黑暗中，都不会耽误了吃，它们一直在吃。它们的肚子早被甜汁填饱，甚至已经有点喝醉，但这些贪



婪的进食者依然不满足。酒足饭饱的食客倒在了餐桌前，紧靠着黏稠的水果睡着了，嘴巴还不停地在舔呢，像是半醒半睡的儿童心满意足地含着自己涂了果酱的面包片进入了梦乡。

在欢乐的餐桌上，它们从不进行嬉戏玩乐，就算阳光将网罩内的世界晒得暖洋洋。所有活动都暂停了，花金龟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酣畅地大吃大喝上。天气酷热，徜徉在李子下，吸食糖浆是多么惬意呀！这里的生活如此幸福，又有哪个乐意去被烈日晒焦了的田野呢？没有一个！网罩的金属网纱上没有一个去光顾，也未看到一只猛然张开羽翼，尝试着逃走。

海吃海喝的日子已延续了15天，然而花金龟并没有感到烦腻。宴席摆如此长时间并不多见，连食粪虫这些贪食之徒也不像它们这样贪吃。圣甲虫用肠里的垃圾编制绵延不断的细绳子，一顿美餐吃上一天时间，也就是这个贪食者最大的本事了。但是，我的花金龟的李子与梨的果酱大宴，可以吃上15天时间，并且一点也吃不腻烦。筵席要吃到何时结束呢？何时举行婚礼，筹划一下将来的事情呢？

婚礼和成家的事项，本年度花金龟还暂时无须考虑，这属于明年的议事日程。如此的推迟是奇怪的，有违一般的习俗。花金龟在这些重大事情上，表现的似乎有些随便。现今，正是水果成熟的季节，花金龟是狂热的美食家，它要酣畅淋漓地享受美食，不愿美食被麻烦的产卵给耽搁了。花园中有汁丰的梨子，变干皱起的无花果，花金龟看见这些食物的糖汁，早已经是口水止不住地流了。馋嘴的花金龟一吃到这些美味，就把一切全抛到脑后了。

炙热的天气越发烤人，就如乡下人说的每天太阳的火盆里都要添上一捆柴。酷热的天气就似酷寒那样会让生命处于临时休眠状态。为了打发难



捱的日子，全部的小虫子们，不论是被冻僵的、烤睡的全都蛰伏了起来。网罩内的花金龟也不例外，它躲避到沙土底下两法寸深的地方，此时就连最美味的水果诱惑力也失灵了，哦，天气实在是酷热难当。

9月份，天气转凉，它们此时才从热得昏沉的状态中清醒过来，重新现身地面，继续它们的嗜好——吃，品享西瓜皮、葡萄汁。但是此时完全不像当初那副饿死鬼的样子大吃大喝，它们吃喝的很少，时间也短。贪食的情况再没有重演。

冬天到了，我网罩内的花金龟又隐匿到了地下。它们将在地下，在几指粗的沙层的保护下过冬。在单薄的房顶下，在到处漏风的隐蔽所中，它们并未遭到严寒之苦。我本认为它们会很畏寒，却发现它们耐寒能力蛮强。它们继承幼虫期壮实的体质，在那结冰的雪块里被冻得硬邦邦了，而一旦天气稍微转暖解冻，生命竟然又复活了。让我不得不称奇呀！

3月底，冻僵的花金龟开始复苏。这些藏入土中的小虫又重见天日，假如阳光和煦，它们便攀爬到金属网纱上溜达溜达；假如天气变凉，就重新钻回沙层下面去。给这些小家伙吃什么呢？现在，水果是没有了。我将蜜放进纸杯内喂它们吃，它们勉为其难地吃了一点，兴致不大。再搜罗一下更符合它们口味的食品吧，海枣，我给它们喂了海枣。这是一种异地的水果，皮很薄，肉丰美，花金龟虽然第一次吃却吃得很开心，不再只盯着梨与无花果了。海枣一直食用到4月末，此时头一批樱桃已开始结果。

如今，我又以当地的时令水果喂它们了。花金龟吃得不多，胃大展神威的时光已成往昔。过了不长时间，我的囚居者对吃变得无所谓了。花金龟将开始交配，表示它也将要产卵。网罩里，我放置了一个罐子，罐中盛满了半腐烂的干叶子以备不时之需。临近夏至，花金龟美人儿们先后钻了



进去，停留了一些时间。办妥事情之后，又钻了出来。它们闲逛一两周之后，蜷缩在浅浅的沙里死去。

这堆烂树叶堆里，即是它们的子女的摇篮。六月底，在暖暖的树叶堆里，我看到了许多新产下的卵与相当幼小的蛴螬。我最初研究的时候，曾为一种怪异的现象感到惶惑，此刻我已释然。在荒石园中一处树荫遮蔽的角落，我每年都可以在成堆的烂树叶里发现大量的花金龟。在七八月份，我用铲子会挖出不少完好的蛹室，不久，由于蛹的推动，蛹室便会开裂，于是一只花金龟就羽化出来了。但是，就在这些成虫的附近，我还会发现新孵化的幼虫。我的眼前便呈现了如此荒诞不经、有违常情的一幕：孩子比爹妈先诞生。

我通过对网罩内情况的观察，终于破解了这奇异之谜。花金龟成虫的寿命足足有一整年时间，从本年的夏季到第二年的夏季。在炙热的夏天，七八月份的时候，蛹室裂开了。按通常的规则，在欢愉的婚礼以后务必马上为繁衍后代忙碌，而季节对处理家务事也有帮助。其他昆虫通常都中规中矩，对于它们而言眼前的繁荣兴旺是转瞬即逝的，它们不得不尽量利用好这不长的兴旺期，把后代的事情安排妥当。

花金龟美人儿却不这么着急。当它还是胖嘟嘟的蛴螬时就喜欢不停地吃东西；当它披上了色彩绚烂的成虫盔甲服时，依然将大把时光用在吃喝上。天气只要不是酷热难耐，它所专注的事情便是敞开胃口吃桃、杏、梨、无花果、李子等水果制成的果酱。它的眼睛里只有美食，其他全抛到了一边，产卵期也只有推迟到第二年了。

任意藏在某处越冬之后，只要春天的脚步一到，花金龟就又出现了。但这时节缺少水果，去年夏天的小馋鬼们，现在的饮食变得节制起来，也



许它们受环境所限不得不这样，或是因为体质本是如此。它没有其他的生活资源，唯有在花朵的小酒馆里，可怜兮兮地啜饮一点饮品。6月到了，它将卵产到了烂树叶堆内，撒在成虫很快将要出来的蛹室附近。假如不了解事情的经过，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荒诞现象，也就是先有卵后有产妇。

出现在同年的雌花金龟，事实上属于两代。春天的花金龟，那些玫瑰花的宾客，它们已度过了冬季，将在六月份产卵，随后死去；秋天的花金龟，异常贪吃水果，它们才从蛹室中出来，将要越冬，将在来年临近夏至时才产卵。

全年当中白天最长的时候要属夏至了，这也恰是花金龟产卵的时节。靠着围墙的松树荫下有一堆枯叶，是去年的落叶堆积成的。这堆处于半腐烂状态的枯叶是花金龟蛰蟠的天堂。胖乎乎的蛰蟠在枯叶堆里胡蹿乱动，在发酵的植物中寻找美味，那儿就算在冬季也会很温和。

喜欢在枯叶堆中产卵的花金龟有四种，虽然我缘于好奇从各个角度打扰，它们依然人丁兴旺。其中，铜星花金龟是最常见的一种，我的大多数资料是由它们贡献的。另外三种是傲星花金龟、金绿花金龟与斑尖孔花金龟。



铜星花金龟

临近上午9点，我便对枯叶堆展开了严密监视，我持之以恒耐心等待。



由于产妇常常随心所欲，数次令我空等了一场。时机终于到了，一只雌铜星花金龟从不远处赶来了。它在枯叶堆上方兜圈飞行，边飞边从高处侦察附近的情况，以选定易进入的地点。它“扑啦”一声冲了下来，用脑袋与足双管齐下地挖掘，瞬间便钻了进去。它要去何处呢？

最初，我可以听出它钻的方向，因为干燥的外层枯叶会传出窸窣声。随后，就再听不到什么了，周围一片寂静，花金龟应当已抵达潮湿的深处。在那儿，唯有在那儿，它才可以产卵，因为蛴螬从卵里孵出后不需要到处觅食，身边就会有细嫩的口粮供享用。现在，就让产妇去忙自己的事吧，我两个钟头后再来观察。

如今，我们反观一下发生在刚才的事情吧。一种养尊处优的小虫子，不久前还躺在一朵玫瑰花的香床上，在锦绸似的花瓣被褥与甘醇的芳香中安眠。然而现在这个穿着帝王般华服的贵族，这个啜饮琼浆玉液的讲究客，忽然间飞离了鲜花藏身于烂叶堆中。它丢下沁香袭人的华贵床褥，钻到这肮脏的臭烘烘的垃圾里。它因何如此作践自己呢？

它清楚自己的后代爱吃那些自己讨厌的食物，因此，它尽量控制自己的厌恶之情，不去多想，几乎是一头就扎了进去。哦，它能如此痛快地做，是否也缘于它对自己幼虫期的记忆呢？在事隔一年之后，尤其是在它的身体完全改变以后，对于它而言，到底对食物有着怎样的回忆呢？那诱惑雌花金龟，让它放弃玫瑰花而迁入这烂叶堆中的东西，肯定比肠胃的记忆更重要。那是一种盲目的却是无法抗拒的推动力，表面看来其好像是丧失了理智，事实上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现在，我们再返回半腐烂的树叶堆。我们在干树叶的窸窣声指引下，大致探测了它的产卵地点。我明白要在何处搜查，搜查务必沿着产妇的行

